

《一只绣花鞋》续篇

张宝瑞◎著

粉红色的
脚

作家出版社

张宝瑞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粉红色的 脚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粉红色的脚：一只绣花鞋续篇 / 张宝瑞著. 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9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563 - 7

I. 粉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5161 号

粉红色的脚——一只绣花鞋续篇

作 者：张宝瑞

责任编辑：唐杰秀

装帧设计：王强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：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：142 × 210

字数：200 千

印张：7.5

插页：1

版次：2009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563 - 7

定价：1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夜深了,河面上冉冉升腾的雾气,弥漫开来,像一大片若隐若现的轻纱,裹住了苍翠的林木,裹住了绰绰约约的青瓦房,也裹住了广袤的原野。

河水缓缓地向东流去,遇到沟沟坎坎曲曲折折,发出更大的声响。

义乌的深秋,有梦一般的深邃。

侦察员龙飞从田野上散步归来,推开了一扇漆黑的院门,古老高大的梧桐树叶在这扇门上投下斑驳的阴影。

龙飞绕过院内中央的古井,向北厢房走去,房门半掩,屋内黑暗。

他早已习惯了这种黑暗,不愿开灯惊扰这黑暗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北厢房,一股潮湿的味道扑鼻而来。

中屋是客厅,墙上挂着一幅落款徐渭的残竹古画,年代已经久远,泛黄的画面上沾有油渍。风卷残竹,叶黄干枯,歪向一边,右上端题有两句行书小诗:饱经春夏秋冬雨,任凭东西南北风。

正中有个八仙桌,两侧有椅,皆是紫檀木的质地,泛着紫色的光泽。左侧是卧房,右侧是书屋。

卧房内有一老式雕花双人木床,雕有精细牡丹藤萝,床侧有一方桌,桌上有一暗蓝色鼓腹花瓶,瓶内插有一束墨菊。床的左侧有一窗户,半开,任夜风徐徐而进;左侧有一花纹厚布窗帘,在风中飒飒而飘。

方桌的上方有一幅黑石国画,画面上通天山墨,密不透风,乱树掩映其中,右上端亦有一题款:旷如无天,密如无地。

龙飞已然困倦，倚住床头，深思熟虑。

他来到浙江义乌市郊区这座祖传老宅已经有二十多天了。

不久前他奉命在台湾侦察国民党海军潜艇的情况，在台湾爱国少女阿娇的帮助下，登上国民党海军王牌潜艇“飞鹰”号，后在阿娇的掩护下登上救生艇脱逃。那位年轻秀丽的台湾姑娘阿娇引爆炸弹与“飞鹰”号潜艇同归于尽。龙飞驾驶救生艇在海中漂泊多天，终于遇到我海军巡逻艇，抵达大陆，胜利完成任务。组织上考虑他工作艰辛身体疲惫，于是让他回故乡度假歇息一段时间。

龙飞的祖父是清朝的进士，也是著名的诗人和诗社领袖，祖母是当时两江总督的女儿。祖父祖籍浙江省义乌市。龙飞的父亲龙飞翔在上海上大学时，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事学生运动，主办一个进步文学刊物。龙飞的母亲白莺晓是龙飞翔的同班同学，受龙飞翔的影响，在这个文学刊物当编辑；以后经龙飞翔的介绍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白莺晓是浙江绍兴人，父亲是南洋富商，曾赞助过孙中山主办的兴中会。龙飞翔生得英俊潇洒，仪表堂堂；白莺晓生得小巧玲珑，洁白如玉，两个人真是天生的一对才子佳人。蒋介石背叛革命后，两个人奉党的指示，转到浙江、安徽从事地下斗争。以后秘密结婚，不久生下龙飞。他们把龙飞放在浙江义乌祖母处养育。龙飞翔当时担任中共华东地区党的负责人，白莺晓负责与党的秘密交通站的联络工作，同时兼管这一地区的妇女工作。由于原中共组织部长顾顺章的叛变，龙飞翔和白莺晓在出席上海党的一次秘密会议时，双双被捕。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里，两个人虽经严刑拷打，坚贞不屈。最后蒋介石亲自下令将两人处死。刽子手将龙飞翔绑在一个大木板上，将他活活钉死，临死前他放声大笑，高唱《国际歌》；白莺晓则被扒光衣服捆绑后，投进了黄浦江。

龙飞不愿提及这些往事，一想起此事，便伤心不已。对于爸

爸、妈妈,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印象,因为那时他年龄尚小,后来中共特科处决了叛徒,为爸爸妈妈报了仇。龙飞在祖母处长大,义乌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南京的中央大学新闻系。在上高中时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从事学生运动。在中央大学新闻系学习期间,一直受当时南京地下党负责人柯原领导,从事学生运动并负责搜集情报。

妈妈牺牲十年后,祖母也去世了。以后龙飞随姑姑在这座老宅生活。抗战胜利后,姑姑改嫁一个富商,出国开创新的生活,这时龙飞也已长大成人了。

姑姑改嫁富商到印度尼西亚以后,她的一个儿子一直居住此处,这个青年大学毕业后到印尼探母一去不复返,这座老宅便空闲下来;由于长期无人居住,又无人打扫,这里夜半经常听到有神秘女人的叹息声、咳嗽声、哭泣声、笑声,有时还有光亮,于是附近的乡亲都把这老宅称为鬼宅。

龙飞一个月前来到此处,精心打扫一番,扫出的尘土就有两车,还有不少落叶残枝,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,只是在后院的乱石堆里窜出一窝黄鼠狼,连老带少,有七八只。

这座老宅的房后是一片稻田,稻田倚着一片杂树林;走进杂树林,便是龙家的老坟地,这里埋葬着龙家世代代上百口人,坟地毗邻如黛的群山。

深秋的风,凉爽透骨,卷带着湿叶的气息。

龙飞喜欢闻这气息,小时候他和祖母在这里度过了令人难忘的时光。白发苍苍的祖母倚着那棵古老的梧桐树,给龙飞讲了许多刻骨铭心的故事,其中有掘地见母、完璧归赵、闻鸡起舞、岳母刺字、悬梁刺骨等故事。有一则故事牢记在龙飞的心底:

有一个富翁,年轻时家里很穷,他的父母都是农民,他从小就生存在饥饿和窘迫之中。节日的花衣服、喜庆的爆竹、父母的呵

护,这些本该属于孩子的专利,都与他无缘。

最令他难忘并终生感恩的是小伙伴对他无私、真诚的帮助和呵护。只要小伙伴手里有两块糖果,那肯定有他的一半。在贫穷和饥饿之中,还会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东西呢?

一眨眼三十年就过去了。在这一段时间里,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变了模样。此时,富翁步入中年。外出闯荡的他奔波劳碌、摸爬滚打,算计别人,也被别人算计,富翁一路风尘地走过来了,成为一个稳健、精明、魅力非凡的男人。一天,少小离家的他动了回乡之念,于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,富翁回到了家乡。当日,他走遍全村,感谢人们这些年对父母的照顾,并每家送了一份礼物。夜里,富翁在自家的堂屋里摆桌请宴,赴宴者多是从小光着屁股一块儿长大的中年人。

按那里的风俗,赴宴者都要带点礼物表示谢意。大家来的时候,都带着礼物,有的还很丰富。富翁请大家带回,当然,还有自己馈赠的礼物。

正在大家热热闹闹布菜斟酒的时候,门开了,一个儿时旧友走进来。他的手里提着一瓶酒,连声说:“对不起了。”

大家都知道这个朋友日子过得很艰难。富翁起身接过朋友带来的酒,请他在身边的座位上坐下,朋友的眼里闪过几丝不易察觉的慌乱。

富翁亲自把盏,他举着手里的酒瓶,说:“今天,我们就先喝这一瓶,如何?”他一饮而尽。

“味道怎么样?”富翁问,所有赴宴者都面面相觑,默不作声。旧友更是面红耳赤,低下了头。

富翁瞧了一眼全场,沉吟片刻,慢慢地说:“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地方,喝过各种各样的酒,但是,没有一种酒比这酒更好喝,更有味道,更让我感动……”说着,站起来,拿起酒瓶,又一次一一给

大家斟酒，“来，再干一杯！”

喝完之后，富翁的眼睛湿润了，朋友也情难自抑，流泪了。

他们喝的根本不是酒，只是一瓶水而已！

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感人的场面吗？还有比这更宝贵的东西吗？朋友不以贫穷自卑，提一瓶水也要去看儿时的朋友。富翁不忘旧情，不以为忤，反而大受感动，情不自禁，以至流泪，这瓶“水酒”含着重如泰山、穿越世俗的真情。

龙飞忽觉眼前的窗帘动了一动，他凝眸望去，只见在窗帘连着地面之处，皎皎月下，露出一只粉红色的脚！

5

他大吃一惊，忽地下地。

只见窗帘飘动，一个矫健的身影从窗口跃了出去……

龙飞也窜出窗口，窜出院墙。

茫茫原野，哪里还有什么人影。

看这身影，是个年轻的女人。

龙飞望着苍茫的夜色，怅然若失。



目
录

1

第一章	将军归来	1
第二章	巴豆惊险	25
第三章	教堂幽灵	52
第四章	一双假肢	82
第五章	黑旗事件	122
第六章	香山遇险	146
第七章	谁是凶手	183
第八章	谍星飞逝	210



第一章 将军归来

龙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

这是一个凄清的秋夜，秋虫的鸣叫划破了义乌沉寂的夜空，刚刚见过那只粉红色的脚的龙飞怎么能入睡呢？

梅花党肯定是知道了我的行踪，不然他们的动作怎么这么神速，猫闻着腥味就赶来了。

这说明我们的队伍里有内奸。

来者不善，是什么人呢？

白薇？这个梅花党大陆潜伏组织的女魔头，自从1963年在北京西山跳崖后，又神奇般地复活，以后又出现在秦淮河畔，指挥策划刺杀毛泽东主席的阴谋行动；行动失败后，又在人间“蒸发”了。这个南京中央大学新闻系的同桌同学，那双深情依依的大眼睛，婷婷玉立的身姿，嫣然一笑的神态，怎么也不会让人想到她是梅花党的女特务。那段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，在龙飞的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，曾经遗下许多痛苦的回忆。他不禁想起前苏联作家奥夫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，保尔·柯察金与林务官的女儿冬妮亚的一段交往。工人家庭出身的保尔曾救过冬妮亚，与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相识，并有了感情。当他们分手时，冬妮亚怅然地望着如血的夕阳，感慨地说：“保尔，难道我们的爱情就像这将要落山的夕阳……”保尔听了，默然无语。过了几年，为了修铁路，保尔出现在冰天雪地的铁道上，一列火车停了下来，冬妮亚和他新婚的银行家丈夫走下车。身穿裘皮大衣的冬妮亚惊奇地打量着衣衫褴褛的保尔说：“你能不能找到比这修铁路更好的差使，我还以为你已混成什么委员了呢？”保尔对她彻底绝

望了。不同的政治信仰和人生理念,使两个曾经初恋的伙伴背道而驰。

来者是黄妃吗?这个梅花党副主席黄飞虎的小女儿,是活跃在东南亚的梅花党联络员,她的公开身份是香港某报记者,背景十分复杂,与美国中央情报局、英国情报部门都有联系。这个交际花是梅花党黄系的重要骨干,人生得冰清玉洁,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煞星。

这时,不远处传来轿车的引擎声,在飒飒的秋风中,引擎声忽远忽近,忽明忽暗。这引起了龙飞的警觉。他下了床,走出房屋,走出院落,朝那声音寻觅而去。

穿过一片小树林,来到了龙家墓地,一辆小轿车消失在乡间土路上。

这么晚了,这辆小轿车出现在江南小镇,让人生疑。

龙飞在墓地里徘徊了一阵儿,忽然发现有一小堆新土;他走到那堆新土前,伸手摸了一把,凑到鼻前。一股清凉潮湿的乡土气息扑鼻而来。

他的目光停留在坟上的一个黑洞处。

这座坟是龙飞的曾祖的,这位祖先曾是清朝的进士,两江总督。

有人掘了他的坟。

可是这个洞口很小,只有半尺宽,一个人根本进不去;如果是盗墓贼,他由此进不了坟墓,因而这个小洞是用一种极其特殊的器械挖掘的。

龙飞凑到这个洞口前,把脸贴近洞口。

一股难闻的气味冲了上来,呛了他一个跟头,这气味好像是从腐烂之处冒上来的,是一股从来没有闻过的气味。

龙飞呆呆地立在坟前,环顾着苍茫的夜色之中那一个个坟

头；蓦地，一个念头闪电般进入他的脑海。

敌特在挖我的祖坟，破我家的风水，想置我于死地。

想到这里，龙飞不禁笑了。

龙飞的心神逐渐安定下来，目光也从远处落在曾祖的坟前。这时，他的眼睛陡然一亮，发现坟前的蒿草里有一个亮闪闪的东西。

他快步走过去，弯腰拾起了这件东西。

原来是一只绣花鞋。

一只镶有金色梅花的绣花鞋。

县里来人了。

县公安局长亲自驾驶警车来接龙飞，说是北京方面来了紧急指示，用最快的速度把他接到杭州机场，乘飞机返回北京。

7月20日，前国民党上将李正人先生和他的夫人郭爱菊女士，从海外归来，上午乘专机抵达北京。

李正人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方针政策的真诚感召下，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准备，他在晚年作出了一生中最明智的抉择，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

由于周恩来的耐心工作，统一了民主人士的不同认识。有的人感慨地说：无论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，还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，被推翻的统治者不是被送上断头台，就是被送上绞刑架，只有在新中国才出现了这样的奇迹。

为确保李正人将军归国途中的安全，周恩来特意指示中国驻某国大使护送李正人将军等乘机回国。

7月中旬的一天深夜，李正人将军一行登上一架飞机。

就在这天夜里，周恩来在上海接到情报：台湾方面已获悉李正人将军回国的消息，在中国某边境地区布置了截击机，准备不

惜一切代价打下李正人的座机。周恩来彻夜未眠，静候在电话机旁。当接到报告说，李正人将军乘坐的飞机已平安进入我国境内后，他才上床休息。

7月18日，一架波音720客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徐徐降落。机舱门打开后，李正人将军眼含热泪走下飞机。早已在此等候的一位我国领导人笑容满面地迎上去，热情真诚地握住李正人将军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你回来了，我们欢迎你。”

7月20日，李正人夫妇到达北京。李正人将军在机场发表声明：多年来美国始终欲将台湾据为己有，阴谋诡计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台湾是中国的领土，绝不容美国霸占。台湾与大陆统一，纯属中国内政，绝不容美国插手。留台的国民党人要团结抗美、一致对外，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贡献。

当晚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李正人先生和夫人。李正人将军在宴会上讲话说：“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咎既往，欢迎我回到祖国，这种宽大精神，更使我感动。我已经回到家里了，多年阔别家园，一旦重返乡邦，看到江山如山多娇，城乡面貌焕然一新，象征着祖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伟大灿烂的时代。”

7月27日，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住所接见李正人夫妇。毛主席说：你们回来，很好，欢迎你们。李正人对毛泽东说，在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祖国，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。毛泽东说，跑到海外的，凡是愿意回来，我们都欢迎；他们回来，我们都以礼相待。

李正人先生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。毛泽东说，不要急，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，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。

原国民党上将李正人先生毅然脱离台湾的控制归国定居的消息，像一颗重型炸弹在台北炸开了。

台北市郊梅花党总部乱成一团，上午，梅花党头子白敬斋召

集黄飞虎等人开会,他大发雷霆,吼道:“怎么让这老家伙溜了回去,我们的工作成绩眼看要付诸东流了!”

黄飞虎道:“这个老家伙是从瑞士溜走的。飞虎队以为他上厕所去了,谁知他跳窗户逃了。”

白敬斋不悦地说:“老头子发了脾气,大骂娘希匹呢!”

黄飞虎阴沉着脸,缓缓道:“能不能派人干掉他?”

白敬斋狡黠地一笑:“这个,我自有安排……”

当晚,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庄别墅召见白敬斋。

蒋介石恨恨地说:“我们的飞行员都是饭桶,在边境没有截到李正人的座机!娘希匹!”

白敬斋小声地说:“美国的情报部门也没有网住这个老鬼。”

蒋介石踱着步,忽然停下来,说:“那就在大陆干掉他!要不惜一切代价。”

白敬斋阴险地冷笑着,“总统,我都已经安排好了,他早晚要成为一具绿色的尸体……”

白敬斋说到这里,眼睛里忽然露出一丝光亮。

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,白敬斋发现一本不平凡的书,书名曰《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》,作者是毛泽东。

蒋介石看到白敬斋的神情,说:“敬斋,过去我们在进攻中虽然占领了许多城市,却要处处设防,尤其是建立重要基地更须置重兵据守,每一处至少布置了一个团以上的兵力。我们的兵力就这样被动并且都成了不能机动使用的‘呆兵’,而共军则能随时集中主力部队,采取主动,积极活动,伺机突袭,将我各个击破。我们初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军打倒,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!第一,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,因之予对手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。第二,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,而以夺取为目的。第三,丧失了革命的党德,不

能尽其能力,贡献于革命大业。第四,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,不知道民族道德力量的伟大。”

蒋介石说到这里,干咳了几声,接着说:“我们的高级将领们有七大缺点:一、本位主义;二、包办主义;三、大而无当,粗制滥造;四、含糊笼统;五、因循苟且,得过且过;六、迟疑犹豫,徘徊却顾;七、主观自大,故步自封。党内不能团结一致,同志之间,派系分歧,利害磨擦,违反党纪,败坏党德;党变成一片散沙,最后共党乘机一击,遂致全盘瓦解,彻底崩溃。因此要:一、虚心接受在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;二、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,彻底改造党,鞠躬尽瘁,争取最后胜利。”

白敬斋连声说:“总统英明! 总统英明!”

蒋介石颓丧地往沙发上一靠,说:“英明什么?要是英明,我就不致于躲到这个小岛啃甘蔗了……”

蒋介石望着茶几上的景泰蓝花瓶,瓶内摇曳着一束梅花,他似乎沉入一种新的意境之中,意味深长地吟道:“山边幽谷水边村,曾被疏花断客魂。就恨东风无意思,更吹烟雨暗黄昏。”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这时,身穿宝蓝色旗袍的宋美龄端着一杯热牛奶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。她关切地望了望困顿疲惫的蒋介石,对白敬斋说:“敬斋,你先回去吧,总裁听说李正人这老狐狸去了大陆,心情不好……”

白敬斋点点头,退了出去。

晚上,白敬斋心情烦躁,一个人在客厅闷坐,他驱走女佣,关了台灯,静静地倚在沙发上。窗户半开,庭院里梅树泛出的幽香浸入客厅,弥漫在屋里,一阵阵袭入他的鼻孔,但是他哪里有心绪顾及这梅花的幽香呢。

他随蒋介石来台湾已有十六个年头了,花开花落,世事沧桑,原本指望朝鲜战争爆发,中共席卷之中,美国对中共宣战,台湾借助美军力量,重返大陆,可是没想到却打了一个平手,朝鲜三八线议和,战争平息,反攻大陆成为泡影。在蒋介石的授意下,他在十七年前创立了梅花党,从大陆撤退前埋下了一些“定时炸弹”,本想柳暗花明又一村,可是却连连失利。1959年在北京的一列西去列车上,他布置杀手围追堵截中共核武器专家小组的四名专家,却损兵折将,竹篮打水一场空。1963年他派人截获中共核潜艇设计图纸,可是煮熟的鸭子又飞了。1964年炸毁中共武汉长江大桥的计划,尽管绞尽脑汁精心策划,结果又归于失败。紧接着派出各路杀手,云集南京,企图破坏毛泽东的专列、刺杀毛泽东,结果又破产。屡战屡败,出师不利。二女儿白薇,身为梅花党大陆总部的负责人,似惊弓之鸟,处境险恶,不知是死是活,这是他精心培养的王牌,是梅花党的接班人,也是他最疼爱的女儿。他想起十六年前在南京紫金山梅花党总部与女儿离别时的情景:

白敬斋寝室内,白敬斋穿着睡袍斜倚在大沙发上,旁边柜上一只狰狞的老雕凶恶地俯视。

白薇走了进来。

白敬斋亲切地说:“小微,你坐下。”他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,吐着烟圈。

白薇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,拿过烟盒,抽出一支烟,点燃了,抽起来。

白敬斋问:“明天到美国的飞机票买了?”

白薇冷冷地说:“我知道退票。”

白敬斋嘴角浮过一丝苦笑,说:“我的女儿就是聪明,绝顶的聪明。”

白薇说:“你让我卧薪尝胆?”

白敬斋叹了一口气：“共产党的炮声近了，我琢磨来琢磨去，只有留你最合适，咱们白家的三朵梅花要留一朵，你姐姐小蔷没有你有城府，你妹妹小蔷从小在美国长大，年龄太小，洋味又太足，我最放心的是你。”

白薇咬着嘴唇，问：“我的任务？”

“退避三舍，等待指示。”

白敬斋说完，眼圈一红。

白敬斋说：“你跟三号单线联系，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能找他；你发展成员要慎之又慎。”

白薇点点头。

白敬斋说：“你不要带任何人，明天一早离开南京，你的丫环翠屏跟我去台湾。”

白敬斋站起来，心事重重地掐灭雪茄。然后走到白薇面前。

白薇依依不舍地站了起来。

白敬斋热泪盈眶，猛地抱紧了白薇，说：“小薇，你知道，爸爸最疼你……”

白敬斋的眼泪，一滴滴落在白薇的脸上。

白薇眼泪簌簌而流：“爸……爸……”

两个人紧紧拥抱。

白敬斋痛哭失声：“爸爸和小薇后会……有期！……”

白薇拿烟头狠狠地烫自己的胳膊。

白敬斋想到这里，眼睛湿润了。他想起白薇五岁时，他和女儿玩捉迷藏。他藏在大衣柜里，女儿在屋内叫喊着，找不到他。一忽儿外面没了动静。死一般的沉寂。他有点发毛，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。他打开柜门，走了出去，客厅、卧室、庭院里都没有女儿的踪迹。他有点慌了，大声地叫着：“小薇！小薇！……”女儿还是没有应答。